

處理空難善後



街事
鉤沉

若屬駕駛員操作不當或天氣等非機械故障等原因，則索賠與製造這種直升機的美國公司無關，只能向直升機的保險公司提出；若屬機械故障或與機械故障有關，則索賠既可向鳳凰保險公司提出，也可向美國的直升機生產廠家提出。第三，在處理賠償問題時，外國人和以色列本國人同等對待，賠償數額的多少與下列因素有關：一、在以色列索賠，賠償少些，但處理索賠的過程短些；在美國索賠，賠償多些，但因要跨國處理，處理索賠的過程相對長些。二、死者年齡越小，空難對其縮短生命的年月越長，賠償越多；年齡越大，則賠償相對越少。三、若直升機掉下來時人被立即摔死，由於痛苦小，受痛苦時間短，賠償相對少些；如果人不是被摔死的，而是被直升機燃起的大火燒死的，由於痛苦大，受痛苦的時間長，則賠償就多些。經鑒定，武市長和張力均屬被大火燒死，其家屬可多獲得一些賠償。四、死者在國內工資、福利待遇高，則賠償較多，反之則少一些。五、如死者生前能著書立說、能作有償演講、搞發明創造等，賠償時則要考慮死者在正常死亡前還能有多大貢獻這一因素。六、死者家庭經濟負擔的輕重，也是賠償時要考慮的因素之一。負擔重的賠償多些，反之則少些。第四，死者家屬聘用律師不需要事先支付律師費。受聘的律師在訟案處理完畢，賠償兌現時，才按賠償額的一定比例收取律師費。按當時規定，在以色列收取百分之十七，在美國則收取百分之三十左右。

在對索賠問題的有關規定、做法作了認真調查研究後，我又去殯儀館查看了死者的遺體。殯儀館的負責人接待了我，把我引領到殯房，拉開存放武市長和張力遺體的冷凍箱。只見兩具遺體側身躺著，看不清面目，只能根據遺體的大小分辨得出個頭大的是武市長，個頭小的是張力。查看完遺體後，我考慮到國內有可能決定將兩具遺體運回瀋陽，故又不失時機地向殯儀館的負責人了解將遺體運回中國的有關規定和具體做法，對方均一一做了回答。

有了國內就處理空難事件所作的指示，有了通過委託律師代理能夠獲得經濟賠償且處理赔付不歧視外國人這一前提及弄清了申請索賠的有關規定和做法，同時了解了遺體可以運回國內及運屍須遵循的有關規定、具體操作程序和有關注意事項後，我們大使館就為接待瀋陽方面的來人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工作。

啓動法律程序處理空難

瀋陽市派出了以艾廷雋副市長為組長的赴以色列空難善後處理小組來到以色列。大使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由我帶艾副市長等瀋陽市政府的官員到殯儀館去查看遺體。瀋陽方面本來打算市政府官員和遇難者家屬一同去，但我考慮到兩具遺體慘不忍睹，擔心家屬受了刺激太大，接受不了，便建議使館和瀋陽方面先溝通一下，再做定奪。艾副市長聽了使館的意見後，覺得不無道理，於是率做家屬工作，沒有安排他們去殯儀館。第二件事就是讓瀋陽市政府的官員切實了解國內關於處理空難問題所作的指示，以便他們遵照執行。第三件事就是由林大使代表大使館空難善後處理小組向瀋陽空難善後處理小組介紹中以兩國傳統友誼和友好合作關係，介紹以色列的有關法律、規定，介紹大使館為處理空難事件所做的工作、使館了解到的處理索賠的原則、規定和有關做法，以及運回遺體的有關規定和做法等一系列情況。最後，林大使表示大使館將全力協助瀋陽小組和遇難者家屬處理好一應善後事宜，同時希望瀋陽小組多做遇難者家屬的工作，勸說他們按國內的指示精神善加處理。

但瀋陽方面的反應一時仍與國內指示精神及使館意見不完全一致。由於中國的國情不同於以色列，中國人思考和處理問題的邏輯和方法也往往不同於以色列人。瀋陽小組開始時仍堅持要求以色列官方以行政代替司法，依然強調武市長是以色列地方政府請來的客人，他和張力在以色列喪生，以色列政府、官方理所當然地應承擔一切責任，並負責處理一切善後。後經使館耐心做工作，瀋陽小組的思想觀念逐漸改變過來，並積極做遇難者家屬的工作，終於使啓動法律程序處理索賠等一系列善後工作得以進行。在此情況下，使館受武市長和張力家屬委託，請出使館常年聘用的當地律師迪納里代理索賠等處理善後事宜。不久，大使館得到國內有關部門的通知，批准將武市長和張力的遺體用飛機運回國內。隨後，我着手與以色列有關方面多次聯繫、協商、協調，以盡快落實運送遺體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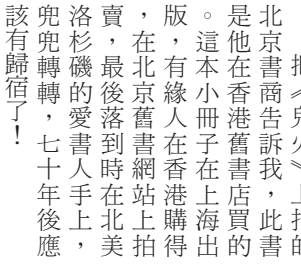
由於飛機運送遺體有嚴格的規定和技術要求，運送前做準備需要一定時間，瀋陽小組在以色列已經待了九天，不便久等遺體運回後再回國，故委託大使館代為辦理一切事宜。

空難事件最終得到妥善解決

瀋陽小組和遇難者家屬離開以色列後沒有幾天，運送遺體的工作正式啓動。根據以色列運屍有關規定，遺體在殯儀館入殮前必須有遇難者家屬在現場查驗、監督，並辦理有關殮手續。鑒於遇難者家屬已離開以色列，林大使便派我以死者家屬委託人的名義到殯儀館，代理家屬查驗遺體，監督入殮。於是我第三次去殯儀館。殯儀館負責人和有關工作人員都認識我。他們首先讓我確認被裝在兩個透明密封睡袋裡的武市長和張力的遺體，又讓我仔細檢查遺體消毒和睡袋密封情況。我表示確認後，殯儀館工作人員立即將兩具遺體分別裝入兩具棺木內，再合上棺蓋。接着，工作人員交給我一把鐵錘，要我將虛插在兩具棺木蓋上靠前的兩枚長鐵釘分別釘入棺木，以表示死者家屬同意蓋棺釘釘。在我給兩具棺木各釘下第一枚釘子後，工作人員隨即釘下虛插在棺木蓋上的所有的釘子，再圍繞棺材蓋和棺木之間的縫隙貼上封條。最後，工作人員又讓我在封條和運屍單上簽字。做完這一切後，工作人員將兩具棺木抬到停在室外的運屍車上，然後送往以色列特拉維夫國際機場。據說，兩具棺木先後運抵北京和瀋陽時，瀋陽市和有關方面分別舉行了莊重的迎靈儀式。

後來，在處理索賠過程中，為使遇難者家屬盡快獲得最大數額的賠償，我又在使館律師迪納里的指導下，協助瀋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在向保險公司提供作為索賠依據的詳細材料方面，我向瀋陽方面提了許多具體建議，並協助他們做了許多文字翻譯工作。鑒於事故鑒定，包括將有關飛機零部件送到美國檢驗、鑒定，認定直升機失事與機械故障有一定關係，故索賠問題既可以在以色列、也可以在美國處理。於是，武市長家屬和張力家屬通過迪納里律師分別在以色列和美國申請索賠。最後，兩家家屬均分別從以色列和美國得到了比較滿意的經濟賠償，使這起空難事件最終獲得了妥善解決。

（下）



把《鬼火》上拍的北京書商告訴我，此書是他在香港舊書店買的。這本小冊子在上海出版，有緣人在香港購得，在北京舊書網站上拍賣，最後落到時在北美洛杉磯的愛書人手上，兜兜轉轉，七十年後應該有歸宿了！

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真真想不到這篇《鬼火》曾在一九四五年獨立出過單行本，而且是在上海而不在香港。侶倫專家溫偉昌的《侶倫創作年表》中未提過，侶倫自己寫的文章中也未提過，甚至所有談侶倫的文章中，我也未見有人談過這本上海版的《鬼火》！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美國的「門」

域外
漫筆

美國自「水門事件」後，一有醜聞，尤其是發生在美國總統身上的，便通常會被新聞界稱為「××門」，美國也就可謂新「門」迭出了。筆者不揣譾陋，就「水門事件」並拾掇克林頓總統的幾「門」，說點異趣。

水門事件：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以美國共和黨尼克松競選團隊的首席安全問題顧問麥科德為首的五個人闖入位於華盛頓水門大廈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安裝竊聽器和偷拍有關文件，以取得民主黨內部總統大選選策略的情報，卻不慎當場被捕。

事發後，尼克松竭力掩蓋，企圖脫離干係。但在隨後的繼續調查中，尼克松行政體系內的許多人被揭發出來，並直接涉及尼克松本人。尼克松調動總統權力進行干預壓制維護自己，從而引發了嚴重的憲法危機，招來了國民的嚴重指責。

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美國眾議院決定由該院司法委員會負責調查、搜集尼克松的罪證，為彈劾尼克松作準備。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司法委員會決定公布與彈劾尼克松有關的全部證據。七月底，司法委員會陸續通過了三項彈劾尼克松的條款。尼克松只能辭職，從而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辭職的總統。

客觀點說，在美國歷史上，尼克松應該算是比較有建樹的總統之一。他的人生經歷了從巔峰到低谷的迭落，是比較難堪的。但他下台後，美國人民並沒有「窮追猛打落水狗」。他下台後展開的一系列活動，也為自己大大挽回了面子。他開創的這一「門」，至今還有許多人感到不解，以至有人最後只能這樣說：「美國，或只有在類似美國這樣的國家，才會出現「水門事件」這樣的事了！」

確實不可理喻。貴為一國總統，大權在握，居然有人敢在他頭上動土，且窮追不捨？他竭力用權阻止，結果卻還是那樣的窩囊？在美國，司法部長是由總統任免的，獨立檢察官又是由司法部長任免的。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日尼克松為了要罷免要求他交出證據的特別檢察官，迫使拒絕解任特別檢察官的司法部長辭職，司法次長繼任司法部長後，又因為拒絕解任的特別檢察官而辭職，直到第三任司法部長才答應罷免特別檢察官。尼克松內閣的這



又見炊煙

（攝影）冰凌

除夕夜賈島祭詩

貝一中

文化
經緯

據民間傳說，王安石曾作一詩謎，首句是「佳人佯醉索人扶」，謎底是賈島。依燈謎常識而論，謎底全是白字，當屬「梨花格」，此「假倒」非彼賈島也。人們大多從「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這一名句知道賈島的，「推敲」這一典故，也因之成為文壇佳話。

賈島才高，人傲，詩名盛極一時，有詩讚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喪絕。天恐文章渾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賈島以煉句、苦吟聞名，自謂「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他的苦吟精神備受尊崇，卓然自成一家，並形成了以賈島為偶像的寫作圈和讀者群。追捧賈島者，可謂推崇備至，五體投地，以至於到了痴迷的程度，後人稱為「賈島現象」，於今堪稱鐵桿粉絲。

長安城有位李唐諸王之孫叫李洞，當年頗有詩名，今人多有不識。李洞酷慕賈島詩風，不僅學而時習之，而且頂禮膜拜之，其崇拜程度史上少有。據《唐摭言》《唐才子傳》等書記載，李洞將銅鑄賈島肖像置於頭巾上，常持念珠呼「賈島佛」，一日數遍。若遇同好，必錄賈島詩贈之，並反覆叮嚀說，「此無異佛經，歸焚香拜之」。南唐有個叫孫晟的，官至中書侍郎，有德操，好詩文。他年輕時在廬山簡寂宮學道，曾畫賈島像置於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為妖，遂被驅逐。崇拜若此，可見賈島的磁場有多強了。

別人崇敬他、追捧他、成為他的粉絲倒也罷了，賈島還自迷、自戀、自賞、自粉，所謂「對着鏡子作揖，自己恭維自己」。每年除夕，賈島都會把一年來的詩作整理好，供奉在几案上，燃燭焚香，虔誠禮拜。然後，酌酒祝禱：「這是我一年的心血啊！」明代詩人文徵明很欣賞賈島的做法，便也效法起來，詩云：「人家除夕正忙時，我自挑燈煉舊詩。莫笑書生太迂腐，一年功事は文詞。」

侶倫的佚書《鬼火》

許定銘

不容易得見。

真真想不到這篇《鬼火》曾在一九四五年獨立出過單行本，而且是在上海而不在香港。侶倫專家溫偉昌的《侶倫創作年表》中未提過，侶倫自己寫的文章中也未提過，甚至所有談侶倫的文章中，我也未見有人談過這本上海版的《鬼火》！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侶倫一九四二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一九四五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一九四一），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一九四五）時，卻變成了一個「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